

秀山志卷之三

豐泉陳竑如亭氏原纂

任僧方畧常安重輯

徒廣作禮三募梓

實錄

本傳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於襄陽高祖既受禪有司奏立儲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

秀山志

卷之三

未之許也羣臣固請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為皇太子時太子年幼依舊居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太子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東宮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於國學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綉纓至是加金博山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竝下過

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
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高祖大宏佛教親自講說太子
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
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竝
有新意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於慧義殿咸以為至德
所感焉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
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
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
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

彊進飲食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
升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
病正為汝如此曾中亦圯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使
我怛爾懸心雖屢奉勅勸逼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
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
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幾內外百司奏
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
誤及巧妄皆即就辨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
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

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
或與學士商確古今閒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常於
是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竝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
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元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
素著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
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
清音戾慙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勅賜大
樂女妓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
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為小食每零雨積雪遣腹心

秀山志

卷之三

三

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賑賜又出
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斂
者為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色常以
戶口未實重於勞攘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
漕大瀆以馮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
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
伏聞當發王弁等上東三郡民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
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
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

失收民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彊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為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行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啓高祖

秀山志

卷之三

四

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勅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為哀冊文曰蚤輅俄軒龍驂跼步羽翮前驅雲旂止御皇帝哀繼明之寢耀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

乘同舟連輿接席摛文採藻飛觴汎醪恩隆置醴賞逾
賜璧徽風遐被盛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輜易遵澤沅兆
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雲物告徵祲沴褰象
星霾恒耀山頽朽壤靈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蔭詔
承安仰嗚呼哀哉皇情悼愍切心纏痛脗嗣長號跼萼
增慟慕結親遊悲動氓衆憂若殄邦懼同折棟嗚呼哀
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菁華委絕書幌空張
談筵罷設虛饋饜饜孤燈翳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
合龜貞凶地夙啓元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

漳陰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
以遠徂輔青門而徐轉指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
陵修阪之威夷邈平原之悠緬蹀躞足以酸嘶挽悽鏘
而流泣嗚呼哀哉混哀音於簫籟寔愁容於天日雖夏
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既將返而復疑如有求而遂
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嗚呼哀哉即元宮之
冥漠安神寢之清閔傳聲華於懋典觀德業於徽謚懸
忠貞於日月播鴻名於天地惟小臣之紀言實舍毫而
無媿嗚呼哀哉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

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間喪皆
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故文言為正序十
卷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梁東宮管記劉孝綽編次太子文集

臣竊觀大易重明之象著焉抑又聞之七聖之義存焉
故書有孟侯之名記表元良之德歷選前古以泊夏周
可得而稱啓誦而已雖徹聖挺賢光乎二代高文精義
聞爾無聞漢之顯宗晉之肅祖昔自春宮竝好儒術或
專經止於區易或持論窮於正假子桓雖摘漆銅省集

講肅成事在藩儲理非皇貳未有正位少陽多材多藝
者也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若乃有縱
自天惟睿作聖顯仁立孝行於四海如圭如璋不因琢
磨之義為臣為子寧待觀諭之言惟性道難聞而文章
可見故俯同志學用晦生知以絃誦之餘及總鄒魯之
儒墨徧緝緗於七閣殫竹素於九流地居上嗣實副元
首皇帝垂拱岩廊委成庶績時非從守事或監撫雖一
日二日攝覽萬幾猶臨書幌而不休對欹案而忘怠况
復迄納侍講討論經紀去聖滋遠愈生穿鑿枝分葉散

類賦之貶深乎文者兼而善之能使典而不野遠而不放麗而不淫約而不儻獨善衆美斯文在斯假使王朗報箋卞蘭獻頌猶不足以揄揚著述稱贊才章况在庸臣曾何彷彿然承華肇建濫齒時髦居陪出從逝將一紀譬彼登山徒仰峻極同夫觀海莫際波瀾但臧宜書記預聞盛藻歌詠不足敢忘編次謹為一秩十卷第目如左日升松茂與天地而偕長壯思英詞隨歲月而增廣如其後錄以俟賢臣

梁蕭子範求銓次太子文集表

秀山志

卷之三

九

曰臣聞姬旦云亡播禮樂於百代宣尼既沒傳雅頌於千祀夏啓之風載傳樂野周晉之迹止在洛濱入侍四公西京見美長壽一察東漢流名魏擊之悟篋衣事闕戰國孫登之愛田苗義屬偏霸各稱小善靡擅雕蟲子桓雖詩賦可嘉矩範頓闕貽譏良史取誚前載備而為論發粵允歸自少陽潛位震方滅采神儀長往銅龍毀構音顏緬邈舟壑遷移若乃緣情體物繁絃縵錦縱橫艷思籠蓋辭林積練累素盈車滿笈金石有銷斯文方遠既異陳王之躬撰又非當陽之自集臣蟬翼輕身未

從塵露而班輪嚴駕永輟駢駮愆主懷茲伏深涕慕冒
乞銓次遺藻勒成卷軸

梁晉安王綱進呈太子別傳文集表

曰若夫正少陽之位主承祧之則口實為美唯稱啓誦
自茲厥後罕或聞焉昭明太子稟仁聖之資縱生知之
量孝敬兼極溫恭在躬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羽籥
東序長脩元良之德非假二疏寧勞四皓虎賁恧其經
學智囊慚其調護豈止博望延賓壽春能賦問疑東據
書戒馮陵而已哉玉折何追星頽靡續地尊號嗣外陽
秀山志

卷之三

十

之術無徵位比周儲緱山之駕不反臣以不肖妄作明
離出入銅龍瞻仰故實思所以揄揚盛軌宣記德音謹
撰昭明太子別傳文集請脩之延閣歲諸廣內永彰茂
實式表洪徽

梁晉安王綱太子文集序

竊以文之為義大哉遠矣故孔稱性道堯曰欽明武有
來商之功虞有格苗之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含精吐景六衛九光之度
方珠喻龍南樞北陵之采此之謂天文文籍生書契作

訛歌起賦頌興成孝敬於人倫移風俗於王政道綿乎
八極理浹乎九垓贊動神明雍熙鍾石此之謂人文若
夫體天經而總文緯揭日月而諧律呂者其在茲乎昭
明太子懸明離之極照履得一之休徵曰孝與仁窮神
盡聖豐下表異垂髮應期若夫嵩霍之峻無以方其高
滄溟之深不能比其大二曜眇蝕而凝明弗虧四氣颯
爽而履信或一言出知乎微行立彰乎遠湛然元默巍
乎莊敬居身以約在湍必冲九德之保無以喻其審諭
六行之傳豈可語其拾遺叔譽知窮師曠心服行一物

而三善脩固無得稱焉至於翠蕤晨興班輪曉駕胡香
翼葢葆吹從風問安寢門之外視膳東廂之側三朝有
則一日弗虧恭承宸扆陪贊顏色化闕梓於商庭既欣
拜夢望直城而結軌有悅皇心此一德也地德騫維天
雞掩色構傾椒殿沴結堯門水漿不入圭溢罕進喪過
乎哀毀幾乎滅池綽旣啓探擗標之慟陵園斯踐震中
路之號率由至要之道以為生民之則固已事彰朱草
理感圖雲此二德也垂慈豈弟篤此棠棣善誘無倦誨
人弗窮躬履禮教俯示楷模羣藩戾止流連於終讌下

國遠征殷勤於翰墨降明兩之尊匹姜肱之同被紆作
貳之重宏臨蓄而共館此三德也好賢愛善甄德與能
曲閣命賓雙闕延士剖美玉於荆山求明珠於枯岸賞
無謬實舉不失才巖穴知歸屠釣棄業左右正人巨僚
端士丹轂交景長在鶴閣之內花綬成行恒陪畫堂之
裏雍容河曲竝當今之領袖侍從北場信一時之俊傑
豈假問謝鯤於溫嶠謀黃綺於張良此四德也皇上垂
拱巖廊積成庶務式總萬幾副是監撫山依搖彩地立
少陽物無隱情人服睿聖此五德也罰慎其濫書有作

則勝殘去殺孔著明文任刑逞威伋疵淳化終食不違
理符道德故假約法於閔中秦民胥悅感嚴刑於闕下
漢后流名是以遠監前史垂息獄犴仁同泣罪幽比推
溝玉科歸理遣之恩金條垂好生之德黔首齊民亭育
含養咸欣然不知所以然此六德也梧邱之首魂沉而
靡託射聲之鬼曝骨而無歸起掩骼之慈被錫櫜之澤
若使驄馬知歸感埋金於地下書生雖殞尚飛被於天
上恩均西伯仁同姬祖此七德也元冥戒節涇陰在歲
雪號千里氷重三尺炎鑪吐色豐貂在御留上人之重

愍終窶之氓發於篇藻形乎造次輟宴心歡矜容動色
嘆陋巷之無褐嗟負薪之屢亡發私藏之銅鳧散垣下
之玉粒施周澤洽無幽不普銜命之人不告而走受惠
之家飡息之士咸謂櫟陽之金自空而墜南陽之粟自
野而生此八德也陽河淥水竒音妙曲遏雲繁手仰秣
來風靡悅於胸襟非悶於懷抱事等棄琴理均放鄭豈
同魏兩作歌於長笛終噪漢貳託賦於洞簫此九德也
怪寶竒珍不留於器服仙珠玉玦無取於浮玩土木無
締劔宮殿靡磨礱此十德也承華廣潤肅成且啓秋光

秀山志

卷之三

十三

洞入春花洒樹名僧結侶長裾總集吐納名理從容持
論五稱旣辨九言斯洽如觀巨海如見游龍令羅折談
名儒稱疾無勞擁經入巷豈假羊車詣門此十一德也
研精博學手不釋卷含芳腴於襟抱揚華綺於心極常
編三絕豈直文象起先五鼓非直甲夜而歛案無休書
幌忘倦此十二德也羣玉名記洛陽素簡西周東觀之
遺文刑名墨儒之旨要莫不殫茲聞見竭彼緜緜總括
竒異徵求遺逸命謁者之使置籛金之賞惠子五車方
茲無以比文終所收形此不能匹此十三德也借書洽

本遠記齊攸一見自書聞之闕澤事唯列國義止通人
未有降貴紆尊躬刊手掇高明斯辨己亥無違有識
風長正魯魚此十四德也至於登高體物展詩言志金
銑玉輝霞章霧密致深黃竹文冠綠槐控引解騷包羅
比興銘及盤盃贊通圖象七高愈疾之旨表有殊健之
則碑窮典正每出則車馬盈衢議無失體纔成則列藩
擊缶近逐情深言隨手變麗而不淫

梁紀本末

梁高祖武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蘭陵人與蕭齊同

秀山志

卷之三

十四

出鄴侯何二十四世孫淮陰令整之後整生館館生嗣
子嗣子生道賜道賜生順之即皇考也娶張后諱尚柔
后父張穆之范陽方城人后嘗夢抱日既而有孕庭前
昌蒲忽然生花光彩炤灼人皆不見后采而吞之是日
產武帝臨產之夜后見室內若有衣冠陪列焉

武帝生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帟頰舌文八
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有文在右手曰武為兒時能
蹈空而行及長所居室中常有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
然初為衛軍王儉一見深相器重謂何憲曰此蕭郎三

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王融識見過人尤敬異之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行經牛渚遇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之曰君龍行虎步貴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姓名忽然不見

武帝仕齊先以軍功封建陽縣男尋為司州刺史齊明帝未受禪時每與帝密謀欲廢鬱林王及即位性猜忌武帝避嫌解遣部曲但乘折角小牛車明帝崩遺詔為都督雍州刺史其先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武帝至襄陽乃潛聚驍勇修武備多伐竹木沉於檀溪積茅如岡

秀山志

卷之三

十五

阜及明帝第三子寶卷立淫嬖近侍誅戮大臣帝兄懿被害信至武帝建牙集眾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舉兵之日久雪忽晴士卒咸悅遂發襄陽留弟偉居守謂曰當置心於襄陽人腹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遂移檄建業數寶卷罪惡稱奉齊宣德皇太后令旨廢為東昏侯自為大司馬承制明帝第八子南康王寶融稱帝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梁公尋晉爵為王未幾稱禪衍乃即位南郊仍以梁為國號廢寶融為巴陵

王遷太后於別宮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者七天監十八年普通七年大通二年中大通六年大同十一年中大同一年大清三年壽八十六

武帝篤學能文日雖萬幾猶卷不輟手然燭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孝經義周易講疏毛詩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凡二百餘卷贊序詔誥銘誄箴頌箋啓共百二十卷他如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奕棋之類莫不稱妙晚溺佛教制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勤於政務

每冬月四更竟即敕秉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性方正雖小殿暗室恒理衣冠暑月小坐未嘗褰袒見內侍小臣亦如遇大賓初齊高帝夢殿而登殿後有一人手張天地圖高帝不識問之答曰順子推原此夢蓋天命也天監中沙門釋寶誌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武帝使周捨封記之及中大同元年同泰寺災啓封見捨手蹟為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克建業之年也遇災歲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實起火之始

武帝素有才名竟陵王子良齊主之子也傾意賓客開
西邸招賢士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
竝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

梁大同中嘗雨雜色寶珠於殿前帝觀之喜虞竒因上
瑞雨頌帝謂竒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
武帝作銅鞮詞楚人喜唱之因以名坊坊在襄陽南城
其詞沈約有和

武帝建寺令蕭子雲飛白書寺額後寺毀其額僅存一
蕭字李約在江南竭產買歸東洛構亭玩賞號曰蕭齋

秀山志

卷之三

十七

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撮一千字不重
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叙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
韻之興嗣一宿而上髮髮皆白武帝大加稱賞厚賜金
帛王右軍千字文始此興嗣目疾帝親為合藥

臨江府城西有蕭墓相傳梁武帝嘗過此一女死鑄金
為壻而合葬焉有牛衣兒避雨墓下見金蠶爛然飛出
因拾數十納懷中忽聞雷聲蠶已失矣

鎮江府丹陽有武帝宅微時居此武帝修陵皇考建陵
簡文帝蒞陵俱在丹陽

丁貴嬪譙國人生於樊城有神光之異小字令光武帝鎮樊城登樓眺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統乃貴嬪也武帝贈以金環納之年十四于歸生昭明太子與簡文帝嬪先有赤痣在左臂且體多疣子及歸帝並失所在

貴嬪生而柔順張后遇之甚嚴日使五斗春每至午後若有神助

貴嬪謙和節儉居宮接馭皆得其歡心服食器具竝無奢靡珍寶常膳多蔬食且慧悟具有夙根秉性極其正

秀山志

卷之三

十八

直既通達佛典尤精淨名經從不為親戚私謁父丁道遷恭謹樸實對帝回奏語亦直俗天監初任歷陽太守又為宣城太守

簡文帝綱為晉安王時徐摛為王侍讀王入為皇太子摛轉家令領直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有宮體之號文帝篇章詞賦操筆立成然傷於輕艷時亦號曰宮體

簡文居東宮十八年始承大統改元大寶在位二年為侯景所制湘東王移檄討景不奉大寶正朔仍稱大清四年簡文子大圜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元帝嘗以五經

要事數十條問之大國詞約旨明應答無滯元帝喜曰昔河間好學爾既有之臨淄好文爾亦無之然有東平為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效焉

元帝繹武帝第七子先封湘東王母以采女次侍始褰戶幔有風回裾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

一云夢龍

床上遂孕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元帝舉室中非常異

香有紫胞之異武帝竒之因賜采女姓阮進為修容

元帝工詩善畫自圖孔子像為之贊而書之時稱三絕著孝德傳忠臣傳等書五百餘卷侯景弒簡文立豫章

秀山志

卷之三

十九

王練未久亦弒之王僧辨陳霸先等大潰景兵請繹上尊號繹答曰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後稱帝改元承聖在位三年

元帝好元談講老子於龍光殿魏師至乃停講王琛報曰吾至石枕境上帖然仍復開講一日百官戎服以聽兵至柵下元帝巡城猶口占為詩羣臣亦有和者魏執元帝陳霸先立元帝第九子晉安王方智即位是為敬帝年十三歲初改元紹泰次年復改元太平冬十月禪於陳

武陵王紀武帝第八子也有武畧聞繹討侯景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會內寢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為已瑞遂稱帝於成都明年秋魏滅之侯景敗軍舸走將入於海景都督羊侃之子鷗殺之傳首江陵暴屍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

昭明太子之第三子岳陽王譽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剛諸經有義疏三十卷並行於世大同元年除西中即將雍州刺史譽以襄陽形勝之地武帝創基之所時平呂以樹根本時亂呂以圖

秀山志

卷之三

二十

霸功故以王爵而受斯任及侯景叛湘東王繹攻譽兄譽於湘州譽率衆攻江陵以救之會大雨暴至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水恐不能自固乃求附庸西魏魏封譽為梁王入朝於魏魏師襲江陵魏相宇文泰命譽主梁祀居於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轄盡入於魏譽遂即位江陵改元大定追封皇考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嫡母蔡妃為昭德皇后生母龔氏為皇太后在位八年壽四十四葬平陵子歸立改元天寶三年卒子琮立改元廣運隋至德三年徵琮入朝因留

不遣合計後梁三主共三十三年古人有言梁武舍孫
立子事多不減誤納侯景兩子繼亡二孫方立亦不久
長賴有昭明子為祖續烝嘗是蓋有取於祭為武帝幸
而昭明太子之孝思永錫益大彰明較著矣

昭明太子詩歌詞賦所在留題秋浦雜咏集中錄上林
詩有千金駿裏騎萬片流水車爭遊上林裡高蓋逗春
華之句

太子聞明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藩擁旄

秀山志

卷之三

二十一

推轂攝金拖紫而恒事屢空構宇未成今送薄助

太子居東宮蓄琉璃瓦紫玉杯乃武帝所賜既薨置梓
宮後更葬開圹闔人蔽匿及歸收入大航忽燕雀數萬
擊之為有司所縛獲二寶器武帝聞而驚惋詔賜太孫
封墳之際燕雀復集啣土增其上故名其湖曰燕雀湖
湖州府西門外嚴尚書祖墓其高處有娘娘廟莫知所
始廟前野人家為萬厯戊子野人鋤地至廟階其下鏗
然有聲因窮其境有方室一棺懸焉棺前諸物皆金銀
也恣取以出其人暴富衆疑而詰之因同衆再入開其

棺內一女子飾如王后以手揮衆曰物任汝取毋傷我
我修已成矣有斧其肩者女遂死珍玩金玉盡取無遺
湖州太守孟化烏程令袁光宇聞之逮衆嚴訊吐實捕
時衆懼以物投水存一銀牌上書沈休文約女聘梁昭
明太子未婚而卒命以王妃禮葬始知廟之稱娘娘者
以此諸人皆正以盜塚之罪其未正法者亦皆病死

太子愛秀山既以上帝錫命顯夢山民建立陵廟及遷
郡郭西雙眼井中湧出大木以助經始

秀山志

卷之三

二十二

明正統七年修西祠方以購木搬運為艱忽有巨筏順
江而下夜入池口泝流至杜塢若有人牽輓之者
西祠外神道坊壁間石刻云永泰三年仙人所建池故
老又云係公輸子化身來建皆不可知但歷來相傳坊
之兩石柱從水中浮出知非神力不能今坊樓久圯兩
石柱一橫木屹立數百餘年藤蘿繚繞其上蒼古如畫
其為神物無疑

宋紹興初池州米價騰踊有商船載米將越他境阻風

江上神召之來池池民以濟事詳方太史謨碑記
明成化十八年池郡大飢神扮富商住池城西門外蕭
姓者向湖廣荆漢等處散金招商糴谷數千石次池之
河下徧訪西郊寂無蕭姓商人只西祠文孝神像居然
類也客衆大駭民益神之太守常公以神所買之米給
散於是聿新殿宇事聞朝廷特加文孝昭明聖帝敕封
桂鏊廟記有報廉吏以錢旗之語鏊池人知之必悉惜
未詳紀其事

池州患疫神托為長房之術食以鹽梅全活甚衆歷來

秀山志

卷之三

二十三

紀傳及父老口碑皆言之鏊鏊

崇禎四年豪有侵秀山北域者祠僧海善白於邑令史
鳴舉未決有銅陵廣文韓治嘗三夢帝告以侵地之事
言於史令乃按豪罪事詳劉廷寔秀山廟記

楚南孝廉何經文舟至李陽河見太子閣中所祀非聖
像有改正之議夜夢聖帝深然其說且顯示合舟諸人
所夢皆同經文因紀其事勒石於閣之東壁

邑紳孫仁開府劔南簡練軍士夜夢神言有紅衣人肆
害次日點驗果有衣紅數人隨命左右執之皆懷挾利

刃莫不服罪

邑人張完初素奉神惟謹一日病危恍惚赴冥司忽神駕臨諭令放回及甦延壽如期

邑有某令者初為賄囑踏看秀山山界所乘之馬忽墜即崖不起心頗悔之及秉公釐正歸自即崖復有一馬追隨揮之不去至白面渡頭不容登舟其馬莫知所往人始駭然方知神馬遠送而前馬之墜崖非偶然也

廟僧及山隣夏月坐雨閒話忽然迅雷起於座間柱下人皆膽落其柱微焦柱上寸椽片瓦未動後聞是日十

秀山志

卷之三

二十四

里之外擊死一人乃受賄朋謀者之子是明彰其報使僧俗咸知神之顯赫一至如此

寢陵禁步不容侵犯相傳有謀而未成者機乘開府新任策蹇附舟將欲冷灰復然甫渡江蹇逸弗獲次早踵轅忽爾昏迷如僵救出過歸蹇駟安然在途聞者莫不凜然